



# 涼宮春日 的 煩悶

插图·【日】NOZUMI ITO

涼宮ハルヒの退屈

亘  
谷川  
流

冯韵宁译

# 凉宫春日的烦闷

【日】谷川 流 著 冯韵宁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烦闷 / (日) 谷川流著; 冯韵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27-5638-4

I. ①凉… II. ①谷…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634 号

Suzumiya Haruhi no Taikutsu

© Nagaru TANIGAWA 2004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22 号

## 凉宫春日的烦闷

[日] 谷川流 著 Noizi ITO 插图 冯韵宁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9 字数 101,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38-4/I·3310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64511411



001……………序曲

凉宫春日的烦闷……………003

竹叶狂想曲……………047

神秘信号……………085

118……………孤岛症候群

192……………后记





回想起来，SOS 团的成立纪念日是在初春之时，与其说该团是凉宫春日的烦心事，不如说从那时起，它已俨然成了我的忧愁。而在金风送爽时节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契机，则是始于让春日兴高采烈，却令我哀叹不已的自费电影拍摄。

约莫过了半年之久，在这包含暑假的半年当中，春日自然不会眼睁睁地任时间白白流逝，毋庸置疑，甚至就像理所当然一样，我们又被她卷进了一件又一件不合理且莫名其妙的事件当中。

不管怎样，季节终会交替，就如同伴随气温的回升，从地底爬出各种各样的昆虫一样，春日的脑袋中，谜一般的突发奇想也泉涌般不断冒出。如果仅仅是想到什么点子也就罢了，但偏偏每次都要我们对这些突发奇想做一番处理工作，这种不合逻辑的状况真是让我吃不消。

我不清楚古泉、长门或朝比奈他们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在每次事发的时候，就像是一只浑圆小巧的动物，虽然气力体力都保持在平衡状态，却不知为何要将自己吃得撑爆肚皮，因为吃得太多导致体重过荷无法自由活动，最终只好任由自己骨碌碌地沿坡道翻滚而下。

或许现在正处于滚落的途中……

因为春日有一个对他人来说绝对是个困扰的习性——那便是倘若她的脑袋中未能时刻装满快乐之事时，就会想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鬼名堂来。总之，她似乎就是无法忍受无所事事的状态，要是无

事可做,她便会没事找事强行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出来。根据我的痛苦经验,只要春日语一出口,我们就绝对没法子过安稳日子,或许今后也没有那种日子可过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不管所为之事是善是恶,总之就是超级讨厌无聊的女孩子——这便是凉宫春日。

机会难得,在此我想介绍一下从忧郁变成叹息的这半年之中,我们SOS团为打发无聊时间而受到的种种遭罪事迹。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机会难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反正听我啰嗦一下也不会少块肉嘛,而且我也衷心地希望……至少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憋在我心中的这股难以名状的纠结心情。

那么让我想想……首先,就从那场可笑的棒球大赛开始说起吧。

## 凉宫春日的作团



某天,在“让世界变得更热闹的凉宫春日团”——简称 SOS 团的指挥总部(正确说来仍然是文艺社的社团教室)里,凉宫春日就像是在甲子园抽到上上签的棒球队队长做选手代表宣誓时一样,激情洋溢地发表宣言。

“我们要去参加棒球大赛啦!”

时值六月份某日放学后,距离那场对我来说如同梦魇一般的事件已经过了两周之久。拜那件事所赐,我完全无法集中精力于学业之上,致使期中考试成了我不折不扣的噩梦,而且那考试结果至今还在这初夏时节不断地困扰着我。

反观那个春日,再怎么给她留面子也没见到她认真听课,可她的成绩居然能排进全年级前十名!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上帝存在的话,我相信他如果不是极度眼拙,便是一个心肠极坏的家伙!

……唉,分数之事如浮云,由它随风而去吧!现在春日叫嚣着的内容才是个大问题——刚刚这家伙狼嚎什么来着?

我环视着在这教室里除了我之外的另外三张面孔。

最先看到的是长着一张初中生般娃娃脸的朝比奈实玖瑠。如果在她背上装一对白色翅膀的话,活脱脱就是一个即将返回天国,可爱得一塌糊涂的天使。不过,我却清楚地明白,她的本质与其脸蛋及娇小身材完全不符,浑身散发着丰盈妖娆的魅力。

不知为何,唯一没有穿上这所高中制服的朝比奈,现在身上正套着一套浅粉色的护士装,形状优美的嘴唇迷人地半张着,眼睛一眨不

眨地盯着春日。她既不是护校学生也非 Cosplay 迷,至于为何会穿着护士服,原因只是纯粹服从春日的命令罢了。大概又是春日在哪个奇怪的网络购物店买来的吧?她总是带来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然后强迫朝比奈穿上。或许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抱有这种疑问:“穿上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答案如下所示。

“这种事哪里需要什么意义?”

春日曾经用命令的语气明明白白地吩咐朝比奈:“在这间活动室内,必须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一定要穿!”朝比奈虽做泫然欲泣之态,“不……不要吧……”但是,她依然认真地听从春日的指示。不过,她那如花般惹人怜爱的娇态,有时真让人恨不得从背后将她紧拥入怀!但到现在为止我还只是有色心没色胆,这点我可以发誓。

顺便一提,在大约两周之前,她在这里的制服是女仆装,而今那套女仆装已经用衣架挂好,吊在角落积灰尘了。其实女仆装更为可爱,也更适合朝比奈,更为重要的是还很对我的胃口……差不多可以回到原点了吧?朝比奈应该不会负我的诚心之托吧?又困惑又羞涩的模样……嗯,真是赏心悦目啊!

而现在,朝比奈护士听完春日关于棒球好像怎么了的宣言后,“啊……?”地脱口而出。

真是像金丝雀打招呼般甜美清脆的声音啊!只是在这个音节之后便再无二话,不过,这反应实属正常。

接着,我把视线投向了在场的另一位女孩子脸上。

她叫长门有希,身高和朝比奈差不多,但其存在感与朝比奈相比,就仿佛一个是向日葵,一个是笔头菜那般差异巨大。她和平日一样打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聚精会神地作充耳不闻状,视线黏在页面上动也不动。每隔数十秒,她的手指头便会翻过一页书,只有这时,才会让人知道原来这家伙还健在。我想学过说话的黄背绿鹦鹉都比她健谈,处于冬眠状态的仓鼠动作也比她来得敏捷。

这家伙其实在不在都无所谓,所以我也不用浪费过多口舌去描



述她。不过，姑且还是介绍一下，她和我还有春日同是一年级新生，是这间活动室原先社团的成员——只有一个成员的文艺社。也就是说，组成 SOS 团的我们实际上是借用了文艺社的社团教室，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就如同寄生似的占据了这间教室。当然，我们还没有得到校方的首肯，之前我们去递交创社申请书时，吃了学生会的闭门羹。

再将视线从面无表情的长门脸上移开，她身旁便是古泉一树那张有点娘儿们气的英俊脸孔。他带着满脸意兴盎然的表情，把视线投向了。毫无缘由地，我的肝火“腾”地蹿升，这家伙比长门更加无关紧要！这个神秘的转学生——虽然只有春日一人说什么“很神秘很神秘”，但见他帅气地撩开前额的刘海，清秀得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脸庞挤出一个完美的微笑，当他和我的眼神碰撞之时，做了个耸肩的动作，看得人几乎想冲上去揍他一顿，这家伙是不是皮痒找扁啊？

“你说要参加什么？”

因为没有人有任何反应，所以和往常一样，还是由我勉为其难地向春日询问。为什么大家都把我当成春日的专属翻译？再没有比这更让我头痛的事了！

“就是这个！”

得意洋洋的春日塞给我一张传单。我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对传单没什么美好回忆的朝比奈，果不其然，只见她悄悄地蜷缩起了身子。我收回心神，将传单上的字念了出来。

“第九届市内业余棒球大赛募集通知。”

大概是个用锦标赛的方式，选出本市业余棒球冠军队之类的活动。主办单位是市政府，似乎是历史悠久、每年都会举办的一项活动。

“嗯——”

我低声嘟囔着抬起头来，只见春日那喜气洋洋、几乎要绽放出光芒且带着百分百微笑的脸庞在我面前放了个超大特写，我不由自主

地后退半步。

“那么,谁要参加这个棒球大赛?”

虽然我心里很清楚,但还是抱着否定的侥幸态度问道。

“当然是我们了,这还用问吗?!”春日掷地有声地打碎了我仅存的幻想。

“所谓的‘我们’,是包括我跟朝比奈,还有长门和古泉?”

“那还用说?”

“你不问问我们的意思吗?”

“我们还需要四个人。”

这家伙耳朵的功能就是只接收自己愿意听的话。突然,我想到一件事。

“你懂棒球的规则吗?”

“这种小事我当然懂啦!这种运动不就是投球、打球、跑垒、滑垒、阻截吗?我之前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棒球部,这些流程还是知道的啦!”

“一段时间?你去了几天?”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一点都不好玩,所以马上就回家了。”

既然觉得一点都不好玩,事到如今为什么还要参加棒球比赛?而且还非得拉着我们一起受罪?对于我这个理所当然的疑问,春日做了如下的答复。

“这是让天下人知道我们存在的大好机会呀!如果在比赛中夺冠的话,就有可能令 SOS 团扬名天下啊!”

拜托!我实在是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社团的名号,再说扬名天下之后又想怎样?什么叫大好机会啊?

我满脸别来找我麻烦的神情,朝比奈也一脸困惑。古泉嘟囔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脸上一丝困扰的神情都没有。至于长门会不会觉得困扰呢?搞不好她连这些话都没听到,仍然和往常一样摆出一张无机质的表情,像尊陶器般一动不动。

“喂，我的想法不错吧？实玖瑠？”

朝比奈见话锋突然转向她，不禁有些惊惶失措。

“啊？啊？可、可是……”

“怎么了？”

春日就像鳄鱼逼近在河边喝水的小鹿一般，悄然绕到朝比奈的背后，突然一把箍住作势正欲站起的娇小护士——

“哇！你你你……你干什么啊？”

“听好了，实玖瑠，在这个团里面，领导者的命令是绝对的！违抗的罪是很重的哟！有什么意见开会时再说！”

开会？莫不是那种总由她一意孤行，为把莫名其妙的麻烦事推给我们所召开的会议吗？

春日将她那两条白蛇般的藕臂，缠在不断挣扎的朝比奈的脖子上。

“棒球不是很好玩吗？话说在前头，我们的目标是赢得胜利！绝不允许有一场失利，因为我最讨厌失败了！”

“哇哇哇……”

朝比奈翻着眼珠红着脸，不停地颤抖着。春日一边用摔跤选手的拥抱技法钳制住朝比奈，还啃着她的耳朵，一边狠狠地瞪着我，大概是我脸上露出的羡慕表情被她察觉了吧？

“没意见吧？”

有没有意见都无关紧要，反正不管我们说什么，你都打算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参加也挺好啊。”

古泉竟然跟她一个鼻孔出气！

喂喂！别这么干脆就投赞成票，偶尔也该提出一点反驳意见吧！

“那我去棒球社要一些道具来！”

春日就像小型龙卷风一般，气势惊人地飞奔而去，逃过一劫的朝比奈软软地瘫倒在椅子上，古泉则开始宣讲他的想法。

“我们应该庆幸她没有说捕捉外星人大作战、寻找 UMA<sup>①</sup> 合宿旅行之类的事情啊，打棒球跟我们害怕的非现实现象没什么关系吧？”

“说得也是。”

此时此刻，我就姑且赞成他的说法吧！就算是春日这疯婆子，我想她也不会说打棒球需要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吧？那么，与其在城里四处寻找根本不可能发现的超常现象（SOS 团的主要活动就是这个），还不如去打一场业余棒球，更何况朝比奈也像小鸡啄米似的不停点头称是。

最终结果，我们以上的这番推测之箭完全没有射中靶子，不但没有射中，甚至还打穿挂着靶的墙壁，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这些都是我在不久之后才悟出的。

总之，我想就算不是棒球，只要春日觉得可以吸引自己的目光，让自己开心的话，无论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吧？再怎么讲，春日高举着的这面 SOS 团旗帜，不仅名号丢脸得让人想挖个洞埋了自己，还是一个未获学校公认、连同好会都称不上、纯粹是这家伙一厢情愿想出来的产物。更何况“让世界变得更热闹的凉宫春日团”这个正式名称不但冗长拖沓，颇有嚣张跋扈之味，听起来甚是抽象且莫名其妙。之前我企图将该名缩短的想法被无情否定后，从此就再也找不到更名的机会。

我曾经问春日这是一个从事什么活动的社团，结果她就如同一位取下敌方将领首级的士兵般，极为得意地说道：“找出外星人、未来人和超能力者，和他们一起玩！”

就是这句话，让一开始就以奇言怪行而扬名于校的凉宫春日，从

---

①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s 的英文缩写，意为未知生物。

此完全被视为怪人代名词。

哎呀，她就是这种性格，就像乌鸦会搜寻发光物体、猫咪看到小巧滚动的物体就会反射性地一跃而上、在厨房发现蟑螂就四处寻找杀虫剂一样，只要是偶然被她看到且能吸引她的东西，不管是躲避球也好，门球也罢，抑或是板球，她大概都会大叫着：“我要做这个！”或许我应该高兴这次举办的不是业余橄榄球比赛，因为比起棒球，橄榄球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才行。

一言以蔽之，春日只是觉得无聊罢了。

也不知春日用了何种条件进行交涉，不消多时，便见她抱着一组棒球用具，旋风似的回来了。一个看起来像人们丢弃小狗时使用的小纸箱里，装了九只破破烂烂的手套和到处凹凸不平的金属球棒，还有几只脏兮兮的硬式棒球。

“等等！”

我出言阻止，再次确认了一下传单。

“这可是软式棒球赛哦，你拿硬式棒球来干什么？”

“球就是球，长得都不一个样？只要用球棒打就会飞起来的，绝对会飞起来！”

对于棒球，我只在小学的体育课上玩过而已，但我至少知道软式和硬式的不同点——被硬式球打到的话可是会痛死人的！

“那只要不打到人不就没事了？”

春日的脸上写满了“真搞不懂你在担心什么”的字眼，无比简单地驳回了我的疑虑。

我决定放弃与她争辩。

“那比赛什么时候举行？”

“这个星期天。”

“那不就是后天？再怎么说明也太赶了吧？”

“可是，我已经报名了。啊！你放心，我是用‘SOS团’作为队伍的名称，这事我可一点都不含糊！”

一阵虚脱感席卷了我的全身。

“……其他成员，你打算去哪里找？”

“只要逮些四处乱逛看起来很闲的人就行了呗！”

这句话你是当真的吗？春日看中的人，除了一个例外，其余都不是普通人——那个极少数的例外就是我，我可不希望熟人里再多出一些超越人类常识的人了。

“好吧，我懂了！你就乖乖地待着，找选手的事完全由我负责，总之……”

我想起一年级五班那些男生的脸孔，只要我打声招呼就会乖乖跟来的家伙，大概只有谷口和国木田了。

听到我的建议，春日答道。

“那个也行。”

她用“那个”来形容自己的同班同学。

“聊胜于无。”

其他家伙可能一听凉宫春日的名字，就会逃得无影无踪了吧？嗯……剩下两个去哪里找呢？

“那个……”

朝比奈小心翼翼地举手发言。

“如果我的朋友可以的话……”

“那就那个！”

春日立刻回答，看来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你无所顾忌或许是什么问题，我却甚为在意，朝比奈的朋友？是何时何地交的朋友啊？

朝比奈可能是看到了我满脸的问号，便对我说：“没事的，这个人……是我在班里认识的朋友。”

她仿佛在安慰我一样，这时，古泉也搭腔：“既然如此，我也带个朋友来吧？事实上，我知道有人对我们的社团相当有兴趣……”

没等他说完，我便捂住了他的嘴。你的朋友还是别带来的好，反正都是些怪胎！

“我会想办法的。”

要是任何人都可以的话，我还有其他认识的朋友。正当我苦苦思索人选时，春日很是得意地点点头。

“那就先进行特训，特训！”

唉……按照话题的进展，会变成这样也在意料之中。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在哪里？

“操场。”

“有种就放马过来！”棒球社成员们斗志昂扬的吆喝声伴着微熏暖风，从敞着的窗户外面隐约传来。

话又说回来，突然改变话题颇有些唐突，而事实上，在这个教室里除了我之外，其他四个人都不是普通人，各自因为私人理由而聚集于此，而对此完全没有自知之明的只有春日一人。我向来两耳不愿闻窗外事，可他们三人却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之于我，还希望我能够理解。若要将我所知的常识比喻成地球的话，那么他们对我所说的秘密，就像在冥王星轨道之外绕转般不合情理。但是，在上个月底的亲身体验中，我终于明白他们所说的并非骗人之言。我很想云淡风轻置身事外，但不知何时被迫成为春日的属下之后，我的愿望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若要再说得简单些，朝比奈、长门和古泉之所以会在这所学校，就是因为春日在这里——他们好像都对春日抱有非比寻常的兴趣。

但在我看来，她只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高中女生。只不过持有此种想法的似乎只有我一人，而且最近我的这个想法也开始产生动摇了。

我敢发誓，有问题的并不是我的脑子！

是整个世界出了问题！

就是这样，现在，我跟其他数位超越常规的团员们，正站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

被赶出练习场所的棒球社队员们为难地看着我们。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突然出现了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像是首领的女学生手执一球棒挥得虎虎生风，带起水手服裙袂飞扬，还发出意义不明的尖叫声。惊愕失色之余，原本分配给棒球社练习用的操场惨遭霸占，还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被迫要求负责捡球和喂球，这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又是什么？

更何况我们这个团队全穿着普通制服，当中还混杂着一名护士。

“先来一千棒击球！”

如春日的预言所示，在投手板附近站成一排的我们顿时置身于球雨当中。

“呀！”

朝比奈将手套捂在脑袋上蹲了下来，为了避免球打中她的身体，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挡在她前面迎接那白球。话又说回来，春日连番打出来的球简直是个个带着腾腾杀气，不管让她做什么，她都这样全力以赴。

古泉和往常一样笑得温文尔雅，乐在其中似的左躲右闪。

“啊，好久没摸过了，这种触感真是让人怀念啊。”

他一边踩着轻盈的步伐躲过春日的一番胡乱攻击，一边笑着对我露出雪白的牙齿。既然你那么从容的话，就给我过来替朝比奈挡一挡！

我望向长门，只见她正面向春日，像木头一样呆立不动。一只球笔直地向她面门袭去，并以几毫米之差飞速掠过她耳际，带起发丝飞扬，即使如此也没让她有丝毫动摇。偶尔，她就像被遥控了一样，缓慢地移动戴着手套的左手，接住会砸中她身体的球，并顺手扔掉。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